

朝霞满天

短篇小说集



辽宁人民出版社

朝霞满天

短篇小说集

旅大市文学艺术馆编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4 $\frac{5}{8}$

字数：300,000 印数：1—50,000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181 定价：0.85元

前 言

在纪念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的时候，为了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编辑了这本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短篇小说集。

十年前，光辉的“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吹响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猛烈进攻的战斗号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战斗，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和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赢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伟大战役的胜利。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十年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和评论《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照耀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犹如满天朝霞，映红了祖国的大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大量涌现，极大地激励和鼓舞着我市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反修防修、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出发，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对着干，运用文艺这个武器，满腔热情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高唱赞歌。这个集子收集了他们创作的一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努力运用毛主席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学习革命样板戏的成功经验，紧密配合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歌颂了干部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映了各条战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塑造了一批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新人，展现了我们时代“到处莺歌燕舞”的革命风貌，描绘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辉胜利的绚丽图景。

这本小说集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农兵和基层干部，有的是第一次写小说。他们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互相帮助，共同创作，取得了可贵的成果。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选时间较紧，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出。

旅大市文学艺术馆

目 录

火红的课堂·····	(1)
歌声嘹亮·····	(20)
冲锋的锣鼓·····	(38)
擎天柱·····	(63)
关 键·····	(92)
闯海的人·····	(119)
春到碱滩·····	(142)
良 种·····	(165)
脚 步·····	(181)
金鹰展翅·····	(205)
兰 英·····	(225)
巡 逻·····	(237)
金桥飞架·····	(249)
新的航程·····	(275)
登高望远·····	(296)
大路朝阳·····	(311)

金色的翅膀.....	(325)
兵贵神速.....	(340)
红霞染青山.....	(363)
东风万里.....	(391)
高高的卧虎岭.....	(415)
地下长城.....	(434)



火红的课堂

王振佑 刘景奇

在讨论明年机床产量翻番的党委扩大会议上，大家都被一件事卡住了。这就是焦炭问题。因为机床要翻一番，铸造铁水就得增加一倍，满打铁水能化出来，可化铁的焦子哪里讨弄去？现在每年就得吃二里方圆的一座焦子山哪。

正在这时，厂党委委员、“工大”学员、老铸造工金东奎霍地站了起来，会场上几十双眼睛一下子都朝金东奎瞅去。只见他四十多岁的年纪，紫檀色的脸膛上，刻下了几道深深的皱纹，浓重的眉毛下，闪耀着一双深邃的眼睛，配上他那黑乎乎的络腮胡子，给人一种庄重、沉着、精力充沛的感觉。

“俗话说，冲天炉是焦老虎，我们能不能来个虎口夺焦？”

金东奎的话，一下子把大伙震动了，主意馋人，可怎么个夺法呢？人们都洗耳静听他的下文：“要夺，咱就得来个彻底革命，把焦炭一刀砍了，用重油来代替它。”

党委书记一听这话，便高兴地说：“好，是个大胆的设计。”

“好是好，可这个难题，谁能回答得了呢？”革委会副

主任、工人大学主任汪伯涛心里琢磨着。

“关于这件事，我和丁老师商量过，也和同学们查过有关资料。大家觉得我们这用油化铁是完全可能的。”金东奎充满信心地说，“至于由谁来承担这个任务，我看，我们‘工大’铸造专业自告奋勇，把它作为开门办学的典型产品，包下来！”

汪伯涛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他那白皙的脸上突然象喝多了酒，涨得通红，他真想好好问问金东奎，就凭你，上了两天半大学，也不掂掂油炉这东西的分量，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揽。这新型油炉的设计，这明年的生产跃进，是闹着玩的吗？可他又一想自己是革委会副主任，又是工人大学的负责人哪，而金东奎毕竟是一个学员，这话不好出口。想到这里，他稍稍压抑一下自己的感情，用商量的口气说：

“上油炉这个问题事关重大，要搞，需要和有关部门详细研究研究，在科学面前，我们一定要持慎重态度。”汪伯涛准备留下这个余地，会后找老金谈谈，让他收回上油炉的想法。

党委书记看出了在上油炉这个问题上这两个人想法不一样，也不便一下子定死，便说：

“那也好，这个问题我看你们工人大学可以回去发动师生讨论一下，作为下阶段教学的一个研究项目，可不可以？目前不是有一股攻击工人大学‘水平低’的风吗？我看你们就围绕油炉问题打他一场政治仗，争气仗，水平仗。”

党委扩大会一散，金东奎、汪伯涛一边往学校走，一边

唠扯起来。两个人都想努力说服对方。

金东奎原先只是想：自己上大学就是抱着改造铸造生产面貌的目的来的，现在生产大上就卡在铸造的脖子上，说什么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攻下油炉这一关，为生产做出贡献。今天听到党委书记的一席话，觉得上油炉不只是一个扩大生产成果的生产仗，也是保卫教育革命成果的政治仗。这就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充满激情地和汪伯涛说：

“汪主任，我看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说什么油炉这副担子咱们也得挑。”

“老金，上油炉的想法我不反对，但是，不能忘了咱工人大学是个新生事物。”汪伯涛又搬出了他的口头禅，语音温和地说：“现在已经有人在嘀咕咱工人大学是‘大学的牌子，中专的课本，小学的水平’了，咱再把工厂生产上的担子硬加在大学的肩上，整天干、干、干，这不更得影响学员的技术理论学习吗？再说，油炉一旦失败了，那可就等于咱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呀！”

“汪主任，咱工人大学和旧大学是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巴不得咱们关起门来死啃书本，走他们恢复旧教育制度的老路，咱怎么能跟着他们的屁股后面爬擦呢？”

汪伯涛原想说服金东奎，让他自己收回上油炉的设想，这样比自己在党委会上讲要好，现在看来，金东奎一时半会是不会回头的。所以他心里核计，看来只好自己去党委再好好摆摆情况了。

金东奎回到工人大学以后，就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呛呛起上油炉的事来。

二十三岁的学员、团支部书记宫丽平是个爱说爱笑，爱开头一炮的年轻姑娘，她一听说工大要拿下油炉来，便喜出望外地说：“担子越重越有挑头，难关越难越有闯头，没说的。”

比小宫大一岁的青年学员王天勇，原先是冲天炉工人，听说用油代焦，更是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老教师丁浩，被这伙工人学员燃烧的热情感染着，也表示要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战斗。

同学们当即起草了一张请战书，向党委表示了决心。

事隔不久，党委果然批准了工人学员的建议，并责成“工大”革委会制定一个以油炉为典型产品的开门办学的安排。

汪伯涛对开门办学本来就有些看法，现在又听到社会上的一些反映，就想在今后的教学中好好抓抓基础理论课的学习，谁知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金东奎把一个难啃的油炉作为典型产品，真叫他憋了一肚子难唱曲。可是现在党委已经决定大学参加油炉的设计，他只好服从。他想：“工大”学员水平参差不齐，象金东奎只有小学水平。自己是工人大学的具体负责人，大学质量高低自己要负直接责任，说什么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主心骨。怎样既能“开门”上油炉，又能关门打基础，使党委和学员都满意呢，他决定采取两步走：一是增加基础课内容，在原先九门课的基础上，增加到十一门，把同学们安顿在屋里好好打打基础，然后再去鼓捣油炉去；二是关起门来，先由厂里技术员和学校的教师搞设计，到时候同学们讨论讨论，跟着参加建造会战。他认为这样做是教学、生产两不误，领导、群众双满意，真是两全其

美。

谁知他的想法在支委会上刚露了个头，金东奎就霍地站了起来：

“汪主任，咱们一下子就开十一门课，我想打听一下，旧大学开几门课呢？”

“虽然旧大学也不外十几门课，问题在于我们是新大学，路线不同了，咱是为了用知识武装工人阶级，就是再多开两门课，也与旧大学有本质的不同。”汪伯涛自我辩解着。

“那我就不明白了，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课程设置要精简’，咱都短哪去了？简什么了？又革在啥地方了？咱可不能走书本课堂学，知识满堂灌的老路啊！”

金东奎一席话，把汪伯涛噎了回去。他闷了半天才想出了个理由：

“我们工大是新生事物，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学员来自生产第一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样可以少开点门，多挤出点时间来，用在攻读课程上。”

金东奎听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么说，我们‘工大’是保险箱了？只要背着红口袋来装知识就行了？”

“决无此意。不过我想把工人同志们用知识武装起来，让猛虎添加翅膀。总不会错吧？”汪伯涛来到金东奎身边一边给他倒水，一边用缓和的语气说，“知识这个东西隔行不隔理，理精行通，多学点就可以举一反三了，所以多多益善啊。”汪伯涛光顾说话去了，水不觉从杯中溢出，洒了一桌

子。

“这就是多多益善的结果。满堂灌，填鸭子，就会适得其反。”金东奎手指水杯说，“即使你把所有专业知识都给学生灌了下去，你不抓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学生不知为谁而学，他们把知识当做私有财产囤积起来，谁出高价他卖给谁，汪主任，你说这种人学的知识再多，又有啥用？”

金东奎把汪伯涛驳得实在无言可答了。他似乎感到，这个金东奎以后还不知道要招来多少麻烦呢。

“嗨！当初真是错收了这个学员。”其实汪伯涛压根就不想收金东奎上“工大”。说起这话来，还是入学前的事。

一天清早，汪伯涛正要到各车间要新生名单，忽见金东奎闯了进来。汪伯涛忙起身说：“哟，老金，来，有事？”

“有！是件大事呢。”金东奎拣了把椅子坐下，说：“报名上大学。”

汪伯涛以为他是来送铸造车间新生名单，于是便随手拿出登记表格和钢笔，问：“谁？”

“金东奎！”金东奎态度严肃，语调深沉。

“啊！你也想上大学？”汪伯涛睁大了眼睛，他放下手中的钢笔，惊讶地和金东奎说：“老金，咱工人大学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啊。”

“噢！我就接因这个来的。”金东奎说，“毛主席说，从工人中选拔学员，这样的大学咱得上！”

“可是，你的年龄已经四十多岁了。”

“干到老学到老嘛。”

“再说你的文化底子……”

“刻苦点就有了！”

“你已经是车间主任了嘛……”

“这说哪去了，咱新大学又不搞读书做官。”

不管金东奎怎么说，汪伯涛还是想不通，他不得不搬出了王牌：“老金哪，咱‘工大’是新生事物，咱得保证它的质量，不能让资产阶级看笑话。你是老工人，不能给这个新生事物抹黑呀，要顾全这个大局啊。”

汪伯涛以为这会把金东奎说服，谁知金东奎一甩袖子去找党委去了。

出乎汪伯涛的意料，党委批准了金东奎的入学申请，并被选为工人大学的党支部委员。

回忆起这件事，汪伯涛更加觉得金东奎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所以支委会上他对自己的第二个对策只字未提，心想：课程暂时按两种意见报党委；油炉设计，来个神不知鬼不觉，暗中进行。

二

工人大学的生活是生气勃勃的，每天早晨，同学们都坚持长跑和爬山锻炼。金东奎、丁老师、王天勇、宫丽平是一个小组。这当儿正爬山归来，一边漫步一边收听今日新闻。突然汪伯涛喊住了丁老师，让他到办公室去。

丁老师来到办公室，汪伯涛态度严肃地对他说：“老丁，金东奎给咱‘工大’揽个上重油炉的好差事，咱大话说出去了，不干也不行啊，我看这个任务就得落到你的头上了。”

丁老师一听是这件事，可就犯了琢磨：金东奎早就和他讲过这是开门办学的典型产品，要全体学员参加设计，现在怎么能落到他一个人的头上呢？他不解地问：

“油炉设计和制造不是铸造专业全体师生共同来承担吗？”

“话是那么说，现在的学生质量你还不清楚？他们搞设计，你能放心？”

“不！汪主任，凭公正而言，现在的学员可是今非昔比，就拿金东奎来说，那能力……”

“行了，老丁，咱这不是评比劳动模范，你快别给他评功摆好了。”汪伯涛有些恼火，他直指着丁浩。

丁浩却不理会，继续和汪伯涛说起金东奎分析问题和勤奋好学的事来。

那还是前不久，金东奎为了解决重油代焦的问题，找到丁浩。他从重油的分子式一直追问到重油燃点、发热量、燃烧的特点、燃烧装置。有些地方把丁浩也追问得不得不打开书本。这件事给了丁浩非常深刻的印象，过去在旧大学他教了十几年书，还没有遇到一个学生把他问住呢。从这事发生以后，丁浩对工人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有些佩服起来。

现在他看到汪伯涛对工人学员还抱着另一种眼光，便有些惋惜，他反对汪伯涛不让同学们参加设计的主张。

汪伯涛一看丁浩态度坚决，也不好僵持下去，再说传到金东奎耳里，说不定又要“节外生枝”，于是便对丁浩让步说：

“那就这样，你可以和学员商讨、研究，但是咱得有个约法三章：第一，由你主持设计；第二，由你包干负责；第三，必须在月底内完成草图设计。”

丁浩一听笑着说：“你放心好了，老实说，老金比你我更急，也更摸情况，你知道他们为了上油炉把炼油厂和资料室的门坎都快踏平了。”

金东奎、丁老师率领广大同学们，和大炉班的师傅们一起，经过一段紧张的设计，油炉图纸很快就出来了，并得到了有关技术部门鉴定和党委批准，马上就破土动工了。在这段日子里，同学们边实践，边学习，把施工现场作为课堂，日夜兼程地工作着。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用不完的劲儿。

金东奎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模样都变了，眼眶上笼罩着一层乌圈，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怎么能不累呢？白天他全力以赴进行油炉实践和全神贯注地听丁老师的现场教学，晚上又紧张地查阅和学习关于油炉的有关资料和课程，什么燃料学、热工学、炉体设计、金属材料等等，还要挤出时间来，找同学们谈心，到车间去走访，征求群众对油炉设计的意见。尤其是前些日子，王天勇闹了点情绪。认为，搞现场教学和现场设计都有必要，但是，作为工人大学生毕业后毕竟不能只象一般工人那样也干些搬搬抬抬的活，工人大学生应该比普通工人有更大贡献，所以他觉得象挖土方砌砖头，安设管路这些谁都可以干的活不应该给“工大”学员，把这些劳动时间腾出来钻钻课程，岂不更好？

为了这个，金东奎、宫丽平都没少帮助他。

有一次在现场劳动时，金东奎拿过一个油砂芯和王天勇

唠扯起它的历史来：

那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工人为了改善铸造的劳动条件，提出以油砂芯代替砂子作芯，这本来是一项很好的设想，一经实现就可以让矽肺铅粉中毒等职业病绝了根。可是那时候技术大权掌握在少数权威手里，他们讥笑说：“我画图纸，你翻砂，脑体分工是两家，如果翻砂匠能搞出什么油砂芯，那大学还开它干什么？”结果工人们的建议给打入了冷宫。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起来砸烂了那一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登上了上层建筑舞台，夺了技术大权，终于实现了这项重大革新。

讲到这里，金东奎愤慨地说：“旧大学培养的就是这种精神贵族，他们总觉得脑力劳动高人一等，根本不把工人看在眼里，可是真正有本事、有才干的正是普通劳动者，是他们创造了人类世界。我们是从工人堆里出来的，什么时候也不能失掉工人阶级的本色，不能再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成两家呀！”

在金东奎的帮助下，王天勇渐渐明白了这个真理，他下定决心在劳动中冲刷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经过一段紧张的施工，工人学员自行设计的第一座重油炉竣工了。

这座油炉分前后两个部分，因前炉是卧式的，工人们管它叫卧式重油炉。经过点火试验，铁水化出来了，可是铁水温度太低，流动性差，浇铸的第一批床体零件就出现了裂纹。而且油燃烧得不好，大团大团冒着黑烟，把学员们呛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党委书记，却给了他们很大鼓舞，说这是胜利的起点，再加一把力，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汪伯涛却不这么看，他非常恼火地找到金东奎：“老金，油炉失败了，这也是料想之中的，嗨！责任在我，事先没有把油炉的难度和你们说透。”汪伯涛尽量压住火气，姿态摆得很高，尽力让金东奎看出他的诚意和耐心，“问题是咱要吸取教训，下一步可不能这么叮当五二乱造了。”

“汪主任，咱怎么能因噎而废食呢？”金东奎严肃地反驳着，“再说咱们的油炉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了嘛。”

“金东奎同志，快别固执了，”汪伯涛强作笑容，仍然耐心规劝金东奎，“你把焦老虎变成了烟老虎，怎么还不服输？”

“不，我们根本就没有输！”

“炉子冒烟，铸件报废，这叫胜利？”

“重油可以化铁，炉子出了铁水，这是事实嘛！”金东奎有些激动地说，“当初，不是有人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这伙工人学员能把重油炉干出来，更谈不上铁水能从重油炉里流出来！”

“好了好了。老金，我看说什么也不能叫油炉再拖咱的后腿了，这要耽误咱多少课程呀！”

“不，我们要干到底，开门办学的路子我们走定了！”

汪伯涛一见说服不了金东奎，赌气地去找党委。党委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他想不通，一气之下脑神经病发作了，在家里养了起来。他不相信，他这个钢铁学院的首届毕业生，不敢想、不敢搞的重油炉，这么几个工人大学生竟会把